

A BIOGRAPHY OF HU ZONGNAN

经盛鸿◎著

胡宗南 全传

蒋介石十三太保之一
名震一时的“西北王”

黄埔一期毕业生

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

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



团结出版社

A BIOGRAPHY OF HU ZONGNAN

经盛鸿◎著

胡宗南 全传

下

胡宗南全传

· Biography of Hu Zongnan

第八章

从进攻延安到撤离延安

（一）蒋介石急令胡宗南攻取延安

1947年2月28日晨，在西安的胡宗南正在关注着所部进攻陇东的战事发展时，突然接到蒋介石从南京打来的急电，要他当天就乘飞机赶到南京。

胡宗南立即遵令动身。他携带第一战区参谋长盛文，于当日下午2时飞抵南京明故宫飞机场。

当日下午4时蒋介石就在官邸传见胡宗南。^①

原来，蒋介石突然紧急召见胡宗南，是要胡宗南立即向陕北延安采取军事行动，限定在3月10日发起进攻。蒋介石对胡宗南说，已获确实情报，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在会上必然要讨论中国内战问题，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都要重新提出这一问题。为了给四国外长会议一个强烈印象，表明中共已被国民政府彻底击败，不再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他当机立断，命胡立即进攻陕甘宁边区，直捣中共老巢延安。发起进攻的日期就选定在3月10日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至于由此引起的外交交涉，由外交部去办。

蒋介石还告诉胡宗南，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定在3月于南京召开。会上必然要对国共内战发生近一年来的形势进行总结与检讨。蒋介石、胡宗南都清楚，自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以来，国民政府军开始仗着军事力量强大，向“中共”军队发动全面进攻，然而到1947年2月，在8个月中，虽占领中共解放区大小城镇105座，却损失兵力70多万人。国民政府军在各个战场都打得越来越不

好。就在几天前，在1947年2月20日至23日，在山东莱芜战役中，由于蒋介石、陈诚的错误指挥，由于陈诚与王耀武的矛盾，以及潜伏在国军上层、担任第四十六军军长的韩练成与中国解放军的配合，导致国军自内战爆发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前方指挥所，第四十六军军部及其所辖新十九师、一七五师、一八八师，第七十三军军部及其所辖新十五师、七十七师、一九三师，第十二军新编三十六师的2个团，共56000余人，被歼灭，其中毙伤1万人，被俘46800人；连同阻击部队和地方武装被歼的第九十六军暂十二师一部、第八军一〇三师一部、一六六师大部、交警十五总队全部等，总共被歼7万余人。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以下将级军官21名被俘，第七十三军七十七师少将师长田君健等将级军官2名阵亡，损失各种战炮457门，轻重机枪2056挺，长短枪16168支，各种炮弹26258发，各种枪弹291万余发，战马1027匹，汽车56辆，电台29部，电话机290部，铁甲车1列，火车1列。被击落飞机5架，击毁汽车15辆，被毁铁桥6座。莱芜、新泰、博山、淄川、长山、邹平、章丘、临淄、益都、掖县、昌邑、高密、胶县13座县城及张店、周村等重要市镇，以及胶济铁路500华里，都被中国解放军占领控制。而且，随着国民政府军占领区的扩大，战线拉长，其能够投入的机动军力大为减少。加上国统区经济恶化，人心浮动。因此，蒋介石决定，从1947年3月起，停止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与陕北解放区。照蒋介石看来，山东解放区是中共的军事中心，陕北解放区是中共的政治中心。蒋介石希望胡宗南部，这个在当时国军中唯一的战略机动兵团，在3月中旬攻占延安，打击中共的政治中枢，削弱其在中国与世界上的影响，扭转全国战局，提高国民政府军的士气，提高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威信，稳定人心，使蒋介石可以理直气壮地参加六届三中全会；然后，挥军东向，增援华北与东北战场。因此陕北战役意义重大。

蒋介石给胡宗南规定的战略任务是，迅速夺取延安，并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蒋介石问胡宗南：“对陕北攻击有把握否？”

胡宗南虽对攻略延安早有准备与计划，但现在突然要立即组织实施，还有不少困难。

首先，当时胡宗南部两个机动兵团的大部分兵力均调派在外省作战：董钊的整一军在陕只留有1个整编旅，其余均在山西；刘戡的整二十九军主力部队正在陇东作战。蒋介石规定在3月10日发起进攻，那么从现在开始只有9天时间，让各参战部队开到指定地点集结并做好进攻的各项准备，其紧张与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但上述困难经过努力尚可克服；以两个整编军用优势兵力钳形夹击陕北、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也不难完成；最难的是，“共”军惯于运动战、游击战，如陕北“共”军不以主力守延安，要完成围歼的任务就不是短期的事了，3个月能否办到，还很难说。

但胡宗南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又是个善于体察蒋介石心意、绝对服从蒋介石命令的部属。他立即向蒋表示：“（对陕北作战）有把握”。胡宗南向蒋介石报告了国、共双方在陕北的军事情况：“（中共）在陕北正规军约六万，民兵约七万，可能援来兵力为王震、陈赓等约三万五千，总计十六万余。我第一线可集中兵力约八万四千人，连后方控制部队约十一万余，可以作战，极有把握。”^①胡显然夸大了中共方面在陕北的军事力量。

蒋介石要胡宗南立即与国防部和参谋长陈诚商订出一份具体的《攻略延安方案》，交给他审核。蒋介石并对胡宗南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当日晚8时，蒋介石特地设宴招待胡宗南与盛文，蒋经国夫妇在座。席间，蒋介石不放心地再次问胡宗南：“对陕北攻击有把握否？”胡仍答：“有把握。”胡只是要求蒋介石多派空军支援，并盼王叔铭前往指挥。蒋允诺。谈话间，蒋问胡，中共“长处在什么？”胡答：“下层组织健全，党的力量可以控制到各细胞，如某连有三十名基本党员，即控制一百六十名士兵。”^②在这一点上，胡宗南的了解与分析是

^① 胡宗南：《胡宗南先生日记·1947年2月28日》，台北：“国史馆”，2015年7月，上册，第630页。

^② 胡宗南：《胡宗南先生日记·1947年2月28日》，台北：“国史馆”，2015年7月，上册，第631页。

深刻的。可是他，以及蒋介石，有没有想到，为何在他们的军队里，没有能健全国民党的下层组织？没有能发挥国民党的力量控制军队呢？

胡宗南接受了蒋介石亲自下达给他的攻略延安的紧急任务，哪敢有半点怠慢。他与盛文协商研究，拿出在1946年5月就已制订的那份《攻略陕北作战计划》，于3月1日上午9时，先到蒋介石官邸，参与研究“鲁中作战方案”，听“委座训话”；然后于上午10时，一起来到国防部，同参谋次长刘斐等作战部门官员商讨修改，重新制订出一份《攻略延安方案》。胡宗南于当日就将这份方案送呈蒋介石审核。蒋也以极快的速度审阅，于当日晚9时，召见胡宗南、刘斐，研究核准《攻略延安方案》，“定十五日开始行动”^①。

《攻略延安方案》的主要内容是：胡宗南部军队分左、右两兵团向延安进攻。右兵团指挥官整一军军长董钊，率整一师三个整编旅，整二十七师两个整编旅，整九十师两个整编旅，工兵两个营，于宜川北面平路堡至龙泉镇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左兵团指挥官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整三十六师三个整编旅，整十七师两个整编旅，工兵一营，于洛川北面段仙子至旧县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总预备队整七十六师三个整编旅，配属战车一营，驻洛川待命。以上共十五个整编旅，总兵力14万余。另由整三十六师副师长指挥一个整编旅及陕、甘保安团约一个旅，组成陇东兵团。发起进攻时间为3月10日拂晓。发起进攻前一日起，调集上海、徐州飞机九十四架，分批轰炸延安地区，一部监视黄河各渡口。发起进攻时，陇东兵团向保安方向佯攻，迷惑敌人；右兵团占领临真、金盆湾等地后，沿金延大道两侧，向延安攻击前进；左兵团占领酈县（今富县）、茶坊、甘泉等地后，向延安攻击前进；右兵团依左兵团协力，以闪击行动迅速夺取延安，并会同左兵团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共”军主力。^②

1947年3月1日晚，胡宗南在蒋介石核准《攻略延安方案》后，立即电令西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薛敏泉，让其先按方案从晋南与陇东等地，急

① 胡宗南：《胡宗南先生日记·1947年3月1日》，台北：“国史馆”，2015年7月，上册，第632页。

② 转引自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2月，第65～66页。

调各部队到宜川、洛川一线指定位置集结，限在3月9日前集结完毕。至于作战命令，要等各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以防失密。

胡宗南在2月28日晚与盛文协商研究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时，就在思考着如何在对延安军事进攻的同时，配合进行一场政治宣传战。胡宗南认为第一战区政治部的王超凡等人，只会骂娘，不懂革命，干这种事只能适得其反。要起草对陕北共区军民的宣传材料等事，必须要有既懂军事，又懂政治，还要有文化修养的人来干才行。胡宗南想到了他的机要秘书熊汇荃，认为只有此人能承担此事。当然直到此时，胡仍丝毫没有觉察此人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

当时，熊汇荃在哪里呢？

原来，熊汇荃在1946年11月下旬，正式离开西安胡宗南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到南京后，于1947年1月，在南京中山东路的励志社，与谌筱华举行盛大婚礼，以胡宗南的关系，居然请到蒋经国做他的证婚人。婚后，熊汇荃本准备在1月底离华，但因1月、2月船票早已售完，只订到3月上旬的舱位。于是，熊汇荃与他的新婚妻子谌筱华于2月22日去杭州，计划游览两星期，再到上海乘船赴美。熊汇荃离南京前，特地去向胡宗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胡宗南的代表徐先麟辞行，请徐代向胡宗南问候。



熊汇荃在1947年1月于南京励志社举行盛大婚礼。

胡宗南从徐先麟那里得知，熊汇荃正在杭州，就通过保密局毛人凤的关系，在3月1日晨密电保密局杭州站负责人，让他们设法迅速找到了熊汇荃，于当日晚将熊汇荃送上火车。3月2日晨，熊汇荃就来到胡宗南身边。

胡宗南当即在南京住地的临时办公室召见熊汇荃，要熊推迟3个月出国。胡宗南对熊汇荃说：“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明天就回西安”。胡宗南要参谋长盛文将进攻延安的敌我形势与军事计划告诉熊汇荃。然后，胡宗南对熊汇荃说：对陕北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要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国民党在陕北的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要革命。胡还将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刚刚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交给熊汇荃，要熊汇荃根据这两份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让他在下午蒋介石传见时，供蒋参阅。

这天上午9时，胡宗南应蒋介石传见，与蒋介石、王叔铭一道，“研究对陕北，空军使用兵力。王叔铭拟以L14十四架，以毁灭性方式攻击”。当日胡宗南先后访俞济时、张治中，晚8时，又与王叔铭“商陆空配合”^①。

就在这天，当胡宗南、盛文离开住地后，熊汇荃则留在房间里画那张陕北军事草图。同时，熊汇荃将《攻略延安方案》等两份绝密文件悄悄抄存下来。当晚熊汇荃在自己房间内将这两份文件细阅后记在脑中，再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冲掉。

胡宗南进攻延安的绝密计划，未及实施，就落到了中共情报人员手中。

胡宗南对熊汇荃画的陕北军事草图表示满意。接着，他要熊汇荃着手抓“七分政治”，首先起草陕北施政纲领。胡宗南指示施政纲领的名称为《国军解放延安及陕北地区后施政纲领》，其主旨是“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要比共产党还革命”。熊汇荃根据胡宗南的指示，写成施政纲领草稿，其要点包括：“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做主”；“豁免田赋三年，实行耕者有其

^① 胡宗南：《胡宗南先生日记·1947年3月2日》，台北：“国史馆”，2015年7月，上册，第633页。

田”；“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等等。熊汇荃又写成各种传单等宣传品，其内容除有“拥护中国国民党”“拥护蒋主席”等口号外，还有“不吃民粮、不住民房、不拉民伕，不征民车”等收买人心的口号。熊汇荃将草稿送胡审查。胡简单看了看，就要熊汇荃据此定稿，不需再送他审阅，直接交刘大军秘密印就，待进攻延安开始时广为散发。

胡宗南又指示熊汇荃随他回西安后再办3件事：第一，为他配备一架最好的收音机，他每天要亲自收听延安中共电台的广播；第二，指定几个人随同行动，专事全文抄收中共新华社播发的关于陕北战况的消息和评论，全部送他阅；第三，由熊汇荃随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精忠说岳传》等小说，随侍在他身边。胡宗南得意地对熊汇荃说，他下达作战命令后，由军长、师长、旅长执行，由幕僚人员监核，他只需等着看捷报。在此期间，翻翻小说，闲情逸致，才显出大将风度。^①

1947年3月3日上午8时，黄镇球、陈良来胡宗南住地，与胡“商补给问题”；9时，蒋介石再次传见胡宗南，“研究对陕北用兵，拟于八、九日即开始轰炸”，确定在3月10日即发起进攻。

1947年3月3日上午11时，胡宗南带着盛文与熊汇荃等人，乘专机飞离南京，蒋经国、俞济时、汤恩伯、郭忏、陈良、袁守谦、赵龙文等到机场送行。下午3时许，胡宗南一行回到西安。^②

（二）胡宗南的“攻延方案”被秘密送往延安

1947年3月3日胡宗南回到西安，立即投入紧张的进攻延安的准备工作中。他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政治部主任王超凡等人，先行前往洛川，筹组“前进指挥所”，作为他这次进攻延安的前线指挥机关。

胡宗南根本没有想到，就在他3月3日回到西安的当晚，他的机要秘书熊汇

^① 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2月，第66～68页。

^② 胡宗南：《胡宗南先生日记·1947年3月3日》，台北：“国史馆”，2015年7月，上册，第633页。

荃就秘密前往新华巷1号中共“西安情报站”负责人王石坚家里，将胡宗南部的《攻略延安方案》等绝密军事文件以及胡宗南部近期各方面情况，包括胡宗南将密切注意新华社与延安广播电台播发的有关陕北战事的消息和评论，等等，统统作了详细报告。王石坚立即将这些极端重要的机密情报，通过秘密电台，火速报给延安中共中央。

熊汇荃与新婚妻子谌筱华还将他们的家，安排在王石坚住处的后院。

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还未下达到部队，他的军长、师长、旅长都尚毫不知情，进攻延安的军事行动更远没有开始实施，他的一切军事机密就都被延安中共中央掌握了。1947年3月6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就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中，明确地指出：“胡宗南指挥第一师三个旅、九十师二个旅、二十七师一个旅及保安旅、一个骑兵旅，共十七个旅，除一部守备陇东、关中外，主力正向宜川、洛川、中部之线急进，寅灰（按：指3月10日）可集中完毕，寅删（按：指3月15日）可开始攻击（亦有可能延至寅删、寅寅号〔按：指3月20日〕之间）。 ”^① 3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陕甘宁野战集团军”领导人张宗逊、习仲勋、王世泰、廖汉生电，告诉他们：“（一）西安确息，胡宗南准备伞兵千人，寅齐（指3月8日）在西安集中，待命集中袭击延安；（二）望着新四旅立即开延安，以两天行程赶到延安附近，保卫延安为要。”^② 可见中共方面对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兵力部署与军事动向，了解全面而及时。——胡宗南部未来在陕北的命运已是可想而知了。

胡宗南回到西安的第二天，即1947年3月4日，得到报告：参加陇东战役的整四十八旅何奇部在奉命开往洛川集结的途中，在西华池被“共”军包围。胡急令整二十四旅张新部就近增援。整四十八旅虽被救出，但损失惨重，少将旅长何奇在3月5日阵亡；接着，胡宗南又得到整一军的报告，该军在从山西开往

① 转引自陈标：《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兵力是多少？》，《党史研究资料》（北京）2000年第11期，第3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74页。

宜川集结的途中，整九十师中将师长严明，在山西河津过黄河禹门口吊桥时，从司机手里接过汽车方向盘，开车前进，结果车翻到沟里，被压断一条右腿。尚未出师先损两员将领。“何奇于西华池阵亡。严明于河津翻车”^①，胡宗南的内心蒙上一层阴影。胡宗南令康庄接任整四十八旅旅长，令陈武代理整九十师师长。

1947年3月7日，胡宗南接到蒋介石打来的密电，要他将原定发起进攻延安的日期3月10日，往后推迟3天。原因是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但蒋仍要胡在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与歼灭陕北“共”军主力。

熊汇荃以胡宗南机要秘书的身份，及时得悉蒋介石指示推迟3天发起进攻的密电，当日晚立即报告王石坚，转报延安中共中央。王石坚告诉熊汇荃，延安来电话，已将熊呈报的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作战方案呈送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认为情报很及时、很有用。熊汇荃报告王石坚，他明日将随胡宗南到洛川，无法继续提供情报了。王石坚说，主要的战略情况已搞清，细节会由别人去查。因为中共在西安的情报组织，除熊汇荃外，还有许多别的情报人员，分布在各条战线上。胡宗南部的动静多能及时为中共方面掌握。王石坚所说的所谓“细节”，应主要是指由胡宗南的机要室副主任戴仲容（戴中溶）提供。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任命的延安市市长陈绶民（即曾负责组织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陈大勋）晚年在台湾回忆说：“我军后来之节节失利，主要在收复延安之后之全军攻略，均为国防部共谍刘斐与一战区长官部机要室副主任戴仲容二人，将我军情况全部泄露，致我军全军覆灭之惨痛教训”^②。

1947年3月9日，胡宗南指定参谋长盛文留在西安，主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日常工作，他自己携带随行人员，于晚8时，乘火车秘密离开西安，于3月10日5时，晨光熹微，到达铜官（今铜川）。在那里，胡宗南与熊汇荃及一名卫

① 胡宗南：《胡宗南先生日记·1947年3月4日》，台北：“国史馆”，2015年7月，上册，第633页。

② 转引自罗青长：《对敌隐蔽斗争战线的知音》，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回忆欧阳钦》，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35页。

士都换上普通士兵的灰布棉军服，于6时转乘吉普车，“经宜君中部，于十一时半到达洛川”^①。

胡宗南到达洛川前线后，就急于了解延安中共方面的消息。他让熊汇荃按时打开收音机收听延安电台的新闻广播。这次胡宗南听到的广播内容是，3月8日下午延安中共召开的“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的报道。工作人员又给胡宗南送来关于这次大会的五则“新华社延安9日电”电讯稿的抄录油印件，其中有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在大会上的讲话全文。胡宗南认真地研读了这些讲话，开始兴致很高，对秘书发议论说：从周恩来、朱德的讲话看，共产党毫无准备，和平观念很深，事到临头，开个动员大会也扭转不过来，只剩下几天，来不及坚壁清野，更谈不上长期作战。这次他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正好乘虚闪击突袭，迅速拿下延安。

胡宗南想了想，突然发现了问题：这次延安动员大会，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怎么没有讲话？他又想到，中共方面称周恩来为将军，称朱德为总司令，是将军大还是总司令大？周恩来在共产党里资历比朱德深，周恩来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南昌暴动是周恩来领的头……现在中共方面称周恩来为将军，其中大有文章，一定是让周恩来指挥作战。胡宗南熟悉周恩来的经历，了解周恩来的文才武略，不由对此有点担心。他说：“周恩来这个人很难对付。”胡宗南兴头突减。^②



任弼时

胡宗南不了解，中共方面在陕北的作战，是由毛泽东亲自谋划与部署。

① 胡宗南：《胡宗南先生日记·1947年3月10日》，台北：“国史馆”，2015年7月，上册，第634页。

② 参阅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2月，第68～72页。

毛泽东决定与周恩来、任弼时坚持留在陕北，一方面指挥全国“中共”军队的作战；另一方面吸引与拖住胡宗南军事集团，直接指导彭德怀率领的西北“中共”军队与胡宗南部作战。胡宗南面对的对手将是中共的几位最高领导人。

到1947年3月10日，胡部进攻延安的军队如期到达宜川、洛川一线集结完毕。

集结在宜川一线的，为整一军董钊指挥的3个整编师7个整编旅，附重迫击炮营等。下辖：

整一师，师长罗列。辖整一旅，旅长吴俊；整七十八旅，旅长沈策；整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

整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辖整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整四十七旅，旅长李达。

整九十师，代师长陈武。辖整五十三旅，旅长邓宏仪；整六十一旅，旅长邓钟梅。

集结在洛川一线的，为整二十九军刘戡指挥的3个整编师7个整编旅，附战车、重炮部队。下辖：

整三十六师，师长钟松。辖整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整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缺整二十八旅徐保部，该整编旅被胡宗南派往榆林任防守）

整七十六师，师长廖昂。辖整二十四旅，旅长张新；整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

整十七师，师长何文鼎。辖整十二旅，旅长陈子干；整四十八旅，旅长康庄；整八十四旅，旅长张淇。

另以整七十六师的整一四四旅，旅长赖汝雄，在后方铜官集结待命，兼负保卫西安至洛川通道。

以上共6个整编师15个整编旅，以每旅9000人计算，15个整编旅共约13.5万人。另每个军、师的直辖部队及临时配属的特种部队，共约2万人。这样，胡宗南用于进攻延安的正规部队共约15万人。胡部主力几乎全部集中投入此战役。

议的有参战部队整编旅旅长以上的高级将领。

会议一开始，先举行“布达式”，由胡宗南宣布任命这次进攻延安的指挥机构——“前进指挥所”组成人员：裴昌会为前进指挥所主任；薛敏泉为参谋长，王超凡为政治部主任，汪承钊为参谋处处长，熊汇荃为机要秘书……

布达毕，胡宗南正式传达与指授《攻略延安方案》，下达作战命令。其要点是：

（一）攻击目标：以整一军组成右兵团，整二十九军组成左兵团，采取钳形攻势，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占领延安。攻击重点置于右兵团。

（二）兵力部署与攻击路线：

1. 右兵团——整一军军长董钊指挥整一师、整二十七师、整九十师共七个整编旅，由宜川出发，占领临真镇、南泥湾、金盆湾等地，沿金延大道两侧，向延安攻击前进，最后占领延安及其东北地区，在拐岭停止待命。

2. 左兵团——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整三十六师之整一二三旅、整一六五旅、整七十六师之整一三五旅、整十七师之整十二旅，共四个整编旅，由洛川一线出发，攻占鄜县、茶坊、牛武、甘泉，沿咸榆公路，向延安攻击前进，占领延安西南地区，在枣园停止待命。

3. 作战地境分界线：两个整编军作战地境分界线为洛川东四十里铺、南泥湾通延安之道路线。线上属左兵团。

4. 总预备队——整七十六师之整二十四旅、整一四四旅，共两个旅，集结于洛川至同官（今铜川）一线，于进攻开始后，随右兵团后尾前进，策应两兵团作战；整十七师之整四十八旅、整八十四旅共两个旅，担负保卫同官（今铜川）到洛川及洛川以北的公路交通线，并修筑洛川到甘泉间的公路，保证前方粮弹补给。

（三）进攻开始时间及完成期限：各部于3月13日晚6时前就攻击准备位置，布置妥当，14日拂晓发起攻击。要求在3月17日占领延安。战役完成时间约4天。

胡宗南告诉大家，在胡军各部发起进攻时。空军将先行对延安地区轰炸，

“西北行辕”的宁夏马鸿逵部与榆林的“晋陕绥边区总部”邓宝珊部，将从西面与北面向边区发起攻击，与南面的胡部大军响应配合。

接着，前进指挥所的参谋长薛敏泉、参谋处处长汪承钊就部队行军、作战注意事项作了具体布置，其中有些是国防部指导的新战术，有些是胡宗南的第一战区长官部新研究出来的战术，主要是“方阵式”与“蛇蜕皮”的进军方式及“钻隙战术”等。其主要内容是：因陕北地形复杂，多高山大川，为防“共”军伏击与夜袭，规定各部队这次向延安进军，全部轻装，携带七天干粮。每天拂晓出发，薄暮露营。每次进军时，先派前卫占领阵地，依次掩护本队前进，首尾相顾，左右相连，布成横直三四十里的方阵，走山不走川，只走山顶，不走大路。若遇小股敌人即行消灭，遇大股敌人可先绕道而行，以求迅速快捷，最后吸引敌军于延安附近围歼之。薛、汪还对通讯联络、后勤保障及便于空军识别的标志等，作了规定。

会议最后，胡宗南对众将领致训词，说：领袖授命我们进攻延安，彻底摧毁共产党的根据地，大家要不负领袖重托，奋勇作战，建立奇功。胡宗南信心十足地说：3日之内占延安。只要占了延安，“共”军就得过黄河。会议“于午夜后一时毕，一致通过攻略延安作战方案”^①。

会后，胡宗南对军队的粮饷供应仍不放心。当时联勤总部只拨给胡部17万人份半个月的口粮。胡命薛敏泉分别向南京联勤总部与陕西省政府催索，务求解决攻击部队供粮难、运粮难的问题。

胡宗南对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去向也分外注意。当时，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从南京专程来到洛川。他带来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操作人员，编为一个分队，配属给胡宗南。连日侦测共区，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定中共首脑部转移到兴县。但对电波弱的电台不易侦测。胡宗南多次约见魏大铭，要求该分队积极工作，力求侦知判明陕北共军各级指挥部的位。

^① 胡宗南：《胡宗南先生日记·1947年3月10日》，台北：“国史馆”，2015年7月，上册，第634页。

下达作战命令后，胡宗南果真如他所说，“闲情逸致”起来。

可是胡宗南又一次没有想到，他召开洛川会议的最新军事机密，又一次在他的眼皮底下，由他的机要秘书熊汇荃迅速而及时地报给了中共中央。

熊汇荃参加了洛川军事会议，听到了薛敏泉、汪承钊就行军、作战提出的新战术，这是他事先所不知的。后来，熊又了解到魏大铭带来了无线电侦测分队。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关系到“中共中央”安危与中共军队作战的最新机密情报。他必须迅速报告中共西安情报组织。可是他身在洛川，无法去西安。于是他冒险违反中共的秘密工作常例，将这些情报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信封上写王石坚代名。他又写另一封信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的经理潘裕然，将给王石坚的信附在给潘的信中，并请潘对附信勿拆，迅交。然后一并装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长官专用信封，封好后，上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亲收”。熊汇荃将这封信，交给胡宗南总部来往于西安、洛川间的机要交通员送交，并要机要交通员索取回条。

熊汇荃的装有情报材料的信件，顺利交到了潘裕然手里。潘裕然是北京大学名教授潘家洵的儿子，又与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有亲戚关系，是熊汇荃在“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旧友，在抗战期间曾受过胡宗南的政治培训，在西安三青团等政治机关工作过，以文职人员获上校军衔。现在他应聘在王石坚开办的研究书店任经理，与王石坚有自然联系，因此很快将熊汇荃的信转交给王石坚。^①

胡宗南在洛川军事会议上的一切最新机密，包括胡部进攻延安的日期、路线、军事计划、兵力部署以及最新战术等等，迅速被中共中央所掌握。

中共中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其中包括为防备胡部的无线电侦测电台，对中共各级各单位使用无线电台作出了新的严格规定。中共中央在撤离延安时，曾下令中央各电台停止工作3天，并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各野战军负责人，指示说：“蒋敌现有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但对小电台，因电

^① 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2月，第72～73页。